

世界文学研究专题·陈众议主持

论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中的 母亲形象及母性话语^①

徐 娜

摘要:《埃涅阿斯纪》作为奥古斯都时期罗马史诗的经典,一贯被评论界解读为父系史诗,作品中的母亲形象被反复遮蔽及压制,以便为史诗叙事回归父权秩序之“正途”让出道路。本文从宗谱中的母亲形象出发,解析史诗中被遮蔽的母亲形象,从“缺失的存在”和文本潜意识的层面补全史诗解读的视角,进一步探讨史诗中一度被忽略的母性话语,从而帮助我们发现史诗父系解读的局限性和不完整性,重构全新维度下的诗歌逻辑,以及在这种新的诗歌逻辑下,母性形象与主题、母性形象与史诗传统以及与诗人自身的关系。

关键词: 宗谱; 母性疯狂; 互文; 文本潜意识

DOI:10.16100/j.cnki.cn32-1815/c.2020.03.005

维吉尔是传统诗学资源的完美综合者,他的传世之作,同时也是罗马史诗经典的《埃涅阿斯纪》即以荷马史诗为范本创作而成,并被呈现为《伊利亚特》的续篇。史诗讲述特洛伊之战失败后,埃涅阿斯一行人,在神意引领下,历经重重磨难,来到应许之地,建立罗马城邦高墙的建国史。《埃涅阿斯纪》是一部关注男性话语与父系传承的史诗,史诗父系解读是学界的一种传统,荷马史诗、罗马史诗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界定为父系的。维吉尔学者唐·福勒(Don Fowler)强调维吉尔史诗中坚定的父爱之声,在罗马和西方文化中是一种权威的体现,

史诗中,作为父神的朱庇特和作为父亲的安契西斯(Anchises)是权力话语和智识资源的隐喻。父权及其关于权威言论的主张,是建构整部史诗叙事起始,以及罗马起源和罗马命运的楔子。维吉尔学者菲利普·哈迪(Philip Hardie)

① 作为古典文献的文本评论,本文分别参考《埃涅阿斯纪》拉丁语、英文及中文译文献,其中的引文均出自以下文献:拉英对照书目:Virgil.The Aeneid.Latin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W.Mackail. Middletown:Neptune publishing.2019;中文译文书目:[古罗马]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杨周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拉英对照书目的中文表述均为本文作者翻译。

在一篇论文中将安契西斯以罗马家长方式规训埃涅阿斯的行爲,同荷马对古罗马诗人埃纽斯(Ennius)^①的文学引导相对照,将维吉尔对荷马史诗的效仿论证为其对于文学之父的一种虔敬行为。母亲形象和母性话语在史诗评论的传统中一度受到限制,近年来,史诗与父爱之间的元态亲密关系持续被批评,维吉尔的研究学者埃里森·基斯(Alison Keith)和埃伦·奥里恩(Ellen Oliensis)关注到维吉尔史诗中把女性与回归性起源联系在一起,把男性与目标进程相关联^②。英国学者梅里德·麦考利(Mairead McAuley)用母性想象来梳理《埃涅阿斯纪》,重新定位了史诗中女性主义的批判话语。本文从宗谱中的母亲形象出发,解析史诗中被遮蔽的母亲形象,从“缺失的存在”和文本潜意识的层面补全史诗解读的视角,进一步探讨史诗中一度被忽略的母性话语。

一、衍续与嬗代

《埃涅阿斯纪》卷二以一组重要的意象开篇:埃涅阿斯背负着年迈的父亲安契西斯逃离一片火海的特洛伊,手挽幼子阿斯卡纽斯,妻子克鲁萨保持一段距离跟在后面,开启他们的流亡之旅。从这个开篇描述的意象,我们可以读到:史诗的父系传承被视为介于父与子之间,没有多少母性介入的痕迹; *et longe servet vestigia coniunx*^③“保持一段距离跟在后面”的克鲁萨被视为史诗中一系列边缘化的声音和模糊化的女性形象,同时也是母性形象的代表,在接下来的史诗叙事中,保持一段距离跟在后面的克鲁萨消失在黑暗中;

hic demum collectis omnibus una

Defuit, et comites natumque virumque fefellit.

[等我们聚齐了,才发现少了一个人,她的同伴、孩子和丈夫,谁都没有注意她走散了,我很挫败。]^④

不难看出,诗人关于罗马建城故事的理想愿景中,传承是发生在父与子之间的,母亲的身份被边缘化、被超越,甚至被转化为抽象的母亲

功能,父系的故事得以延续和流传。维吉尔的研究学者埃里森·基斯和埃伦·奥里恩关注到史诗中把女性与回归性起源联系在一起,把男性与目标进程相关联。《埃涅阿斯纪》延用了《伊利亚特》中战争的起因——女神的愤怒,天后尤诺决定要让流亡的特洛伊人遭受命运的摆布,难以完成建国的使命,昭示了史诗的回归性起源,预示了埃涅阿斯一行人将遭遇的神意下的磨难;另一方面,众神之父尤庇特向特洛伊的守护神维纳斯揭示了埃涅阿斯终将建立罗马的城邦高墙的史诗结局。在维吉尔这部史诗中,母亲被描述为一种过去的物质体现,代表着过去以及对未来的阻碍,需要在史诗中被抛诸身后。由此,“保持一段距离跟在身后的克鲁萨”消失了。这是一种回归父权的处理方式^⑤,诗人运用的另一种异曲同工的处理方式是:把遗忘的罪转嫁给女性。卷二,妻子克鲁萨挽留埃涅阿斯,不让他送死般地去迎战希腊人,嘱托他保护家人。克鲁萨消失以后,埃涅阿斯的失责被顺理成章地转嫁给亡妻,原文用“*fefellit*”来形容失去妻子后,埃涅阿斯的精神状态,拉丁文“*fefellit*”意为挫败、失望、被蒙蔽、被诬骗。可以看出,失去妻子的埃涅阿斯在失望痛苦之余,有抱怨与责备之情,埋怨命运的不公,嗔恨于妻子消失未能追随的行为。之后,妻子的亡魂回归,来劝慰沉浸痛苦不忍离去的丈夫:“你将要流放到远方,在那里你将获得一个国家和一位公主作为妻子,伟大的地母库柏勒(Cybele)把我留在特洛伊的土地”^⑥。诗人通过众神之母

① 艾纽斯(Ennius 公元前239—公元前169年),古罗马诗人、剧作家,有“罗马文学之父”的美誉,代表作《编年纪》是诗人仿效荷马史诗的风格与手法写就,获得很高的赞誉,由此开创了罗马文学对希腊资源尤其是荷马史诗效仿的风气。

② Ellen Oliensis. *Freud's Rome: Psychoanalysis and Latin Poetry*.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09. p.76.

③④ Virgil. *The Aeneid. Latin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W. Mackail. Middletown: Neptune publishing, 2019. 2. 711, 2019. 2. 746-747.

⑤ Christine Perkell, “On Creusa, Dido, and the Quality of Victory in Virgil's Aeneid.” Helene P. Foley, ed., *Reflections of Women in Antiqu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362.

⑥ [古罗马]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杨周翰译,第9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的安排来为埃涅阿斯的遗忘免罪,将真实的特洛伊母亲——血肉之躯、有死的凡人克鲁萨转化为一种抽象的母亲功能,一种具有自我牺牲意味的宗教性母亲功能^①。

在维吉尔这部作品中,这种回归父权的处理方式是反复出现的,以确保史诗叙事从过去走向罗马最终的建立,同时表现了诗人对文学之父荷马的虔敬。《埃涅阿斯纪》中关于特洛伊人埃涅阿斯的宗谱论述来源于《伊利亚特》卷二十的记述,战场上与埃涅阿斯交战的阿喀琉斯不无戏谑地问候对手,为何要为普里阿摩斯(Priamus)上战场,普里阿摩斯王有那么多儿子,一个外姓人能从战场上得到什么好处?埃涅阿斯便论述了自己的族谱,他和普里阿摩斯拥有共同的祖先达达努斯(Dardanus),普里阿摩斯和安契西斯分属于达达努斯曾孙辈的两个儿子所生。

然而,不同于诗人文学之父荷马自始至终的父系宗谱论述,维吉尔关于罗马的父系传承之修辞中有一条关于母亲形象和“衍续”的母系链条,诗人明确地将血脉融合在母亲的最初形象中。维吉尔通过众神之父尤庇特之口昭示罗马建城的未来,埃涅阿斯的后代将统治拉丁姆(Latium),望族出身的女祭司伊丽雅(Ilia)同战神玛尔斯(Mars)结合,生下一对孪生兄弟^②。伊丽雅是埃涅阿斯王族的直系后裔,是维纳斯的后代,同战神玛尔斯的结合产下孪生兄弟——罗马奠基人罗穆路斯和雷穆斯^③。意味着通过她的身体,结合了两种神裔的血脉。卷十二,埃涅阿斯与拉丁姆族联姻,迎娶了拉提努斯(Latinus)的女儿拉维尼娅(Lavinia),作为罗马宗谱史中有记载的一位母亲,拉维尼娅是特洛伊族和拉丁姆两族联姻的姻亲关系之象征,“让拉维尼娅用她的名字给这座城市命名”^④。特洛伊和拉丁姆的结合,拉维尼乌姆(Lavinium)城邦的建立,是通过拉维尼娅的名字而实现,并通过她生育后代来衍续的。

埃涅阿斯向阿卡狄亚人的国王厄凡德尔(Evander)求援时,追溯特洛伊人与他们有着共同祖先:特洛伊人的始祖达达努斯之母是厄列克特拉(Electra),阿特拉斯(Atlas)的女儿;阿卡狄亚人的始祖麦丘利(Mercury)的母亲是麦雅女神(Maia),同是阿特拉斯的女儿,厄列克特拉

与麦雅,两位母亲作为族谱和部族创始人的形象被赫然地标注出来^⑤,母亲的形象不再是缺席的存在或是适时地消失。厄凡德尔回忆起他从希腊逃亡,定居罗马的经历,都取决于他的神圣母亲海仙卡尔门提斯(Carmentis)的建议,罗马的卡尔门提斯之门象征厄凡德尔的母亲作为部族创始人被后世缅怀纪念^⑥。卷七,拉丁姆王后阿玛塔(Amata)劝告拉提努斯王(Latinus)不要把女儿嫁给埃涅阿斯,先知预言拉维尼娅(Lavinia)将嫁于外邦人,图尔努斯(Turnus)家族的始祖是伊那库斯(Inachus)和阿克利休斯(Acrisius),那么,图尔努斯也是一个外邦人^⑦,同样符合神谕“外邦人”驸马的要求。接着,诗人提及阿尔代阿城(Ardea)历史,该城由阿克利休斯之女达奈(Danae)兴建,澄清并证实阿玛塔王后的宗谱论述可信无虞。不难看出,母亲形象在诗人的宗谱论述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枢纽作用,而母系宗谱的论述也是维吉尔的文学之父在荷马史诗中未曾论及的领域。由此,罗马史诗之经典的《埃涅阿斯纪》在史诗父系传承的传统中开创性地融入了母亲的形象和母系宗谱的链条。

如果说《埃涅阿斯纪》是关于回忆的故事,回忆罗马人从哪里来,维吉尔是借着母亲之口提出这个问题的。我们可以在安契西斯对神谕的误读中解析到母系宗谱和母亲形象在维吉尔诗歌中的确切位置。阿波罗启示迷途的特洛伊人:“坚忍不拔的特洛伊人,回到你们祖先出生的国土去吧,找你们从前的母亲吧!”^⑧。安

① Georgia Nugent, "The Women of the Aeneid: Vanishing Bodies, Lingering Voices." Perkell, ed., *Reading Vergil's Aeneid: An Interpretive Guide*. Norman: Oklahoma UP. 1999. p.252.

② Sara Mack, "The Birth of War: A Reading of Aeneid 7." Perkell, ed., *Reading Vergil's Aeneid: An Interpretive Guide*. Norman: Oklahoma UP. 1999. p.139.

③⑥⑦ Virgil. *The Aeneid. Latin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W. Mackail. Middletown: Neptune publishing. 2019. 1.273-274, 2019.8.333-338, 2019.7.369-371.

④⑧ [古罗马]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杨周翰译,第393、10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⑤ Brent Hannah, "Manufacturing Descent: Virgil's Genealogical Engineering". [J] *Arethusa*. 2004. p.156.

契西斯关注神谕中的母系血脉,将神谕“祖先出生的国土”理解为克里特岛,缘于特洛伊人的祖先条克尔 (Teucer) 和伟大的众神之母库柏勒出生在这里^①,将“从前的母亲”理解为达达努斯的妻子巴黛雅 (Bateia),条克尔的女儿;后来被战火中救出的特洛伊家神纠正为“西土” (Hesperia),“一个古老的国土,武力强盛,土地肥沃,我们的祖先达达努斯就出生于此”^②,维吉尔借家神之口所阐明的解读神谕的秘匙是父系宗谱达达努斯,而非母系宗谱巴黛雅。“从前的母亲”是西土的隐喻,此处的母亲形象和母系宗谱已不再是文学意义上的,而是转化为一种隐喻和抽象的母亲形象。真实的母亲身体被抹去并被一个隐喻的大地母亲所取代,这与前文中讲述的克鲁萨身体的消失极为相似。从血脉与谱系的角度梳理史诗,可以将《埃涅阿斯纪》解读为一部宗谱维度上谱写的罗马建城史。诗歌成功地将朱里乌斯族 (Julius)^③谱系归宗于神裔的血脉,而在这些谱系中,母亲更多地是传递父系遗传信息的媒介,或是以抽象的母亲功能和隐喻的母亲形象出现,她们虽不是神圣血脉的来源本身,却依然是诗歌中血脉传承和史诗叙事的重要推动者。

二、被遮蔽的母亲形象

《埃涅阿斯纪》中母亲并不总是以生育象征或丰饶、多产的形象出现,她们更多是具有矛盾情绪的复杂人物,并破坏着男性英雄主义的史诗传统,无论是被煽动性的悲伤或疯狂攫取心智的阿玛塔王后、欧吕阿鲁斯之母及特洛伊妇女,抑或是被神意及男性与女性之间不同的社会习俗观念撕扯的狄多女王,她们的共同命运是在史诗叙事中消失,以便不去阻碍主人公建国伟业的完成。

在诗人笔下,阿玛塔王后的疯狂被描述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中蛇毒的疯狂和酒神附体的疯狂。在奥古斯都时期的文学传统中,酒神仪式已经成为女性,尤其是母性疯狂的文本隐喻^④,维吉尔含糊其辞地讲述阿玛塔疯癫行为的缘由:复仇女神阿来克托 (Allecto) 唤出她的蛇给阿玛塔王后放毒,王后劝告拉提努斯王未

果,蛇毒发作,王后发了疯。劝告未果前,阿玛塔未有任何失态举止,“她的神魂还没有被毒焰完全控制,说话还很温和,像一位通常的母亲那样”^⑤。直到拉提努斯回绝她的劝说,“这时,蛇毒已深深渗入她的脏腑,布满周身,使她疯狂”^⑥。诗人在此使用复仇女神阿来克托的蛇毒做隐喻,暗示王后激动发狂的表象下隐藏着深层的心理诱因——被忽视的母亲痛苦。作为拉丁姆的王后,干预国家事务、行使母亲权利是习俗所允许的,拉提努斯王却对她的劝说充耳不闻^⑦,阿玛塔王后对拉提努斯的请愿和劝说,表明古罗马人在安排女儿婚姻大事时的参与传统,而劝说被拒绝之后,阿玛塔的疯狂被描述为失态的、有悖纲常的母性行为;另一方面,酒神巴库斯附体的疯狂,阿玛塔又被描绘成典型的母亲,并暗示她代表着所有的母亲。可以看出,诗人的母性疯狂观念存在内在的不一致,同样表象的两种母性疯狂行为被诗人差异化处理,阿玛塔中蛇毒的疯狂是一种危险因素,时刻威胁着新秩序有条不紊的运行;而基于罗马社会酒神崇拜传统的酒神疯狂被描述为通常的母性行为。这反映诗人的矛盾心理及割裂的态度。古人认为放纵的激情,是为疯狂,在维吉尔诗歌中,相较于母亲,父亲处理激情的方式更为理性和克制。而埃涅阿斯是维吉尔基于罗马社会理想塑造的新人类——以虔敬而闻名的人 (insignem pietate virum)^⑧,诗人笔下的“虔敬”意为:与职责的奉

① Kenneth Quinn, *Virgil's Aeneid: A Critical Description*. Ann Arbor: Michigan UP. 1968. p.401

②⑤⑥ [古罗马]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杨周翰译,第103、23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③ 奥古斯都的族姓,其皇室称为朱里乌斯-克劳狄乌斯谱系,由于复杂的过继和再婚,这段时期的皇室血统较为混乱,奥古斯都是凯撒外甥女的儿子,凯撒在遗嘱中收他为养子,把族姓朱里乌斯和家姓凯撒都赐予了他。

④ Panoussi, V. *Greek Tragedy in Vergil's Aeneid*.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09. p.132.

⑦ Maurizio Bettini, *Anthropology and Roman Cultur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91. p.96-98.

⑧ Virgil. *The Aeneid. Latin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W. Mackail. Middletown: Neptune publishing. 2019. 1.10.

献相结合的爱,以及理性和克制。《埃涅阿斯纪》是一部立国史,原因不在于史诗讲述埃涅阿斯筚路蓝缕初创罗马或奥古斯都新建罗马帝国,而在于维吉尔意图建立一个全新的更伟大的秩序(maior rerum ordo)。在这种更高的善与秩序中,“虔敬”的埃涅阿斯是新人类的代表,被激情裹挟的一类人则成了反面,诗人借用了罗马人关于妇女们总是过度行为的成见。由此,疯言疯语的母亲形象便被塑造出来。

奥维德在《变形记》中描述阿塔玛斯(Amatas)和伊诺(Ino)的发疯,借用了维吉尔在处理母性本身的构成与未被驯服的疯狂之间的模糊关系。伊诺和阿玛塔斯被提西福涅(Tisiphone)的毒蛇攻击,奥维德进行了细节的人物心理描写;同维吉尔笔下的阿玛塔一样,奥维德对伊诺的发疯做了延时处理,“复仇女神把毒液倒在他们胸上,一直渗到丹田”^①,伊诺的蛇毒并没有立即发作,直到她发疯的丈夫阿玛塔斯将他们的儿子狠狠地甩向硬石头,“做母亲的激动起来,也许是因为难过,也许是因为蛇毒发作,嚎啕大叫,失去了理性”^②。更关注人物心理描写的奥维德,以维吉尔对母性疯狂的描述中隐含的矛盾心理为主题,将母性疯狂机制转化为一种文学手法,即运用隐喻、象征、寓言来渲染人类强烈冲突的心理活动^③;同时,奥维德明确推断伊诺的发疯终究属于自然行为,而非母性疯狂的范畴时,进一步削弱了维吉尔的母性疯狂机制,消解了维吉尔试图在母性自身的构成与未被驯服的疯狂之间存在天然联系的暗示。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因果倒置的例证,诗人借用了罗马人成见中总是过度行为的母亲和女人们,并将其加工刻画为疯狂的、过度悲伤的被激情裹挟的一类人。她们是新时序所倡导品质“虔敬”的反面,从而被视为一种阻碍和威胁的力量,偶尔被唤醒,迅速被压制。另一方面,维吉尔默认在母性自身的构成与未被驯服的疯狂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是不足为据的,诗人却通过隐晦的暗示来强化母性自身与疯狂的自然联系。这使我们进一步质疑维吉尔母性描写中不断回到父权秩序的含混不清和真正意图。

狄多的爱情悲剧是整部史诗文学性最强

的部分,故事开始于狄多意识到自己对埃涅阿斯的迷恋“有一种死灰复燃、古井生波之感”^④ *veteris vestigia flammae*^⑤,同时意识到不应该违背对亡夫希凯斯(Sychaeus)的誓言,须知古人对誓言极为看重^⑥。故事的推进有两个层面:神与凡人,狄多的妹妹安娜劝她再婚,打消了她的顾虑;尤诺和维纳斯密谋他们的结合,在维纳斯的精心策划下,小爱神丘比特用法术让狄多产生了爱的激情和对丈夫的遗忘。众神之父尤庇特却派遣墨丘利提醒埃涅阿斯建立罗马是他真正的使命。狄多认为他们在二神密谋下于山洞里的结合就是结婚,而埃涅阿斯却认为他们并没有结婚或订立誓言。狄多曾对亡夫庄重立誓恪守妇德,在屈服于自己的所爱时,她一开始就违背了誓言和自己的良心,埃涅阿斯的离弃使她备感羞愤。作为一个难辞其咎的受害人物,狄多被神意、愤怒以及男性与女性之间不同的社会习俗观念的强大力量撕扯,最终走向疯狂,而非缘于诗人含糊其辞的母性疯狂说辞。狄多真的认为她与埃涅阿斯的婚配是合情合理的,如同阿玛塔认为她真的拥有母亲权力,作为史诗中的悲剧女性,阿玛塔和狄多都是维吉尔诗歌母性疯狂论述模糊性与两重性的象征。

①② [古罗马] 奥维德:《变形记》杨周翰译,第88、8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③ Mair è ad McAuley, *Reproducing Rome*. New York:Oxford UP. 2016. p.80.

④ [古罗马]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杨周翰译,第12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⑤ Virgil. *The Aeneid. Latin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W. Mackail. Middletown: Neptune publishing.2019.4.27.

⑥ 在赫西俄德的《神谱》中,誓言被人格化为神,她将对违背誓言之人进行惩罚,不和女神是誓言女神的母亲,复仇三女神则是她的侍女,如果世人存心发假誓欺骗别人,她们便会代为惩戒,纠缠不休。关于誓约与诅咒,可参照欧里庇得斯《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Iphigenia in Tauris)行735-758,皮拉得斯帮助伊菲格涅亚传递书信的誓言,请留意他的免责条款;《美狄亚》行746-755,埃勾斯向美狄亚所发之誓;也可参照《伊利亚特》卷四,行158-162,阿伽门农向受伤的墨涅拉奥斯保证,宙斯会因为特洛伊人破坏誓约而惩罚他们。

三、文本潜意识里的母亲形象

《埃涅阿斯纪》里的“母亲”话题涉及字里行间,这部不断回归父权秩序的史诗叙事中,母亲形象和母性话题以一种独特的、被压制的形式进入叙事,我们称之为“缺失的存在”,被边缘化、被压制的母亲形象逾越了文本的藩篱,在表面的文字之下泛起层层涟漪,形成一种文本潜意识。消失的克鲁萨、被遮蔽的母亲形象通过其他女性角色产生回响与共鸣;甚至在文本的细枝末节时时回响,以一种文本潜意识的方式余音绕梁,不绝于耳。

卷五,天后朱诺派伊利斯(Iris)鼓动特洛伊妇女焚毁船只,特洛伊妇女的目的是结束无止境的海上流浪,而不是破坏现有的社会秩序。维吉尔笔下“被愤怒驱使”、“手持火把为武器”的特洛伊妇女的形象,使人回想起的不止是酒神,还有逃亡的俄瑞斯忒斯^①。卷四,狄多决定自尽前,精神恍惚,梦见阿伽门农王的儿子俄瑞斯忒斯(Orestes)逃避手持火把和黑蛇为武器的母亲^②,复仇女神坐在门口等他^③。

特洛伊妇女烧船这一场景,我们可以从中读到两个悲剧原型,一个是逃亡的俄瑞斯忒斯,另一个是彭透斯。当船失火的消息传到特洛伊人那里,阿斯卡纽斯(Ascanius)飞奔过去,让母亲们清醒,他喊道:“你们烧的不是什么希腊人的营帐,你们是把你们的希望烧毁”^④。陈情中加入了宣言和手势:“请看,我就是你们的阿斯卡纽斯”^⑤。说着他把一只空盔,咚的一声仍在脚下。这处加入手势的细节描写与前文互相矛盾,却也因此显得格外突出。前文描述参赛的特洛伊少年的头发上都按照历来习惯戴着一顶剪得整齐的花环,而不是头盔^⑥。头盔的引入只是为了将它摘下,并扔在脚下。从而重现一个特定的悲剧前情:阿斯卡纽斯在维吉尔笔下,重现了欧里庇得斯《酒神的伴侣》中彭透斯的形象。彭透斯从头发上把带子扯下来,好让他的母亲阿高厄(Agave)认出他来。维吉尔精准地把握到阿斯卡纽斯与彭透斯此处绝望的自我身份求证上的相似之处:“母亲呀,是我,是你的儿子彭透斯”^⑦。

ἐγὼ τοι, μήτηρ, εἰμὶ, παῖς σέθεν
Πευθεύς^⑧
en, ego vester
Ascanius (Aen 5.672-673)

彭透斯对母亲的请求没有奏效,酒神癫狂下的阿高厄没有认出儿子,上演悲剧一幕。与此相对,阿斯卡纽斯毫发无损,面对阿斯卡纽斯的责难,特洛伊母亲们倍感愧疚,“她们的思想既起了转变,分清了谁是自己人”^⑨。彭透斯的悲剧在阿斯卡纽斯的责难前及时终止没有重演,而维吉尔对于欧里庇得斯文本的互文运用却不止此,卷九,欧吕阿鲁斯(Euryalus)的头颅被挑在矛头上,展现在他母亲的眼前^⑩。母亲与儿子头颅的戏剧性对峙再现了《酒神的伴侣》中的悲剧一幕^⑪。欧吕阿鲁斯的母亲得知儿子死于战场的消息后,大恸,哀号着撕扯头发,像疯癫一样,哀号之声传遍营帐,战士们为之心酸和哀叹,阿斯卡纽斯泪如泉涌,同时命人把欧吕阿鲁斯的母亲带离现场,因为战士们的斗志为之消沉和麻痹^⑫。欧吕阿鲁斯的母亲被带离现场,由于她的悲伤根本没有得到解决,这种自我意识的边缘化是不起作用的^⑬,也

①⑧⑪ Ellen Oliensis, *Freud's Rome: Psychoanalysis and Latin Poetry*.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09. p.70, P.69, P.70-72.

② 埃斯库罗斯悲剧三部曲《阿伽门农》《奠酒人》《报仇神》,阿伽门农王出征特洛伊之前,用自己的女儿祭海神来平息风暴,凯旋归乡后,他的妻子克吕泰墨斯特拉为女复仇,与情人埃癸斯托斯合谋杀死阿伽门农王,其儿逃亡多年后,返乡弑母及其情人,为父亲复仇。却背负弑亲罪名,被吕泰墨斯特拉的报仇神追赶,四处逃亡,并遭受灵魂谴责,最终在法庭上被判无罪。

③⑥⑩⑫ Virgil. *The Aeneid. Latin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W. Mackail. Middletown: Neptune publishing. 2019. 4.742-747, 2019.5.557-558, 2019.9.482-483, 2019.9.496-502.

④⑤⑨ [古罗马]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杨周翰译,第17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⑦ [古希腊] 欧里庇得斯:《欧里庇得斯悲剧五种》罗念生译,第38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⑬ Don Fowler, "God the Father (Himself) in Vergil." *Roman Constructions: Readings in Postmodern Latin*. New York: Oxford UP. 2000. p.108-109.

就预示了她的悲伤情绪会以一种文本潜意识的方式在平静的文本下,泛起层层涟漪。

作为史诗中的悲剧女性,阿玛塔、狄多和欧吕阿鲁斯的母亲,无论是渴望、愤怒或是悲伤,都毁于不受控制的过度行为,从而威胁到史诗叙事中男性世界的政治秩序,需要适时地消失或得以压制。然而,《埃涅阿斯纪》似乎更倾向于把这一点推向另一个方向:暗示无意识的激情和非理性行为与母亲的思想有密不可分天然联系,却并不能自圆其说,在这个并不经得起推敲的母性疯狂机制下,我们开始质疑,维吉尔在母性论述中不断回到父权秩序的含混不清和真实用意。正如学者莎洛克所说,“很多关于母性的说法,都是精神和诗意矛盾的根源”^①。在这部关于起源的史诗中,母亲的形象被一种挥之不去的持续不安所萦绕,无论是狄多的梦境,阿斯卡纽斯在特洛伊母亲面前自我身份求证的场景,或是欧吕阿鲁斯母亲与儿子头颅对峙一幕,诗人运用互文的手法借用古希腊悲剧《俄瑞斯忒斯》三部曲和《酒神的伴侣》前情,重现了令人不安的悲剧场景,然而,维吉尔无力对这种不安的弥散和破坏进行界定及有效控制。或许正是因为对母性的压制,才生出这许多不安。诗人以这种反复出现的对母性形象的压制,来回归父权秩序,讲述他坚定父爱之声的故事。须知这部御用文人的应诏之作,是对奥古斯都新政的歌功颂德,是将朱里乌斯族谱的血脉归宗于神裔,维吉尔也借此建立有益于罗马社会的伟大时序,这些目标进程的条条框框势必会压抑诗人灵性、创造力及回归诗意源头的感性流淌。故而在文本的细枝末节以互文形式呈现出种种不安。这不安在文本潜意识中弥散,我们可以解读到:“万物皆可落泪”的感伤诗人维吉尔在潜意识

里是需要母亲的,就像人类需要回归诗意的源头,同时,诗人又需要摆脱母亲,回归史诗父权秩序的正统叙事,从而在文本潜意识中以种种不安的母亲形象表现出来,并进行了很多努力来调和这种矛盾。

结 语

分析史诗中被遮蔽和压制的母亲形象,探讨史诗中一度被忽视的母性话语,有助于我们发现史诗父系解读的局限性和不完整性,重构全新维度下的诗歌逻辑,以及在这种新的诗歌逻辑下,母性形象与主题、文本传统及诗人自身的关系。同时,作为传统诗学资源完美综合者的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运用到大量繁杂的或零散或概括的互文写作手法,不仅包括荷马史诗《奥德赛》《伊利亚特》,还有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斯》(Oresteia)三部曲、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Ajax)、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伴侣》(Bacchae)、《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等。维吉尔对大量零散的“母亲”文本的互文运用,是对于古代文本、传统诗学资源的祭礼。在这仪式中,诗人虔诚地来到母亲文本的密林深处接受母亲质朴而细微的规训与引导,来进行文学的追寻、发现与再创作。

【作者简介】:徐娜,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维吉尔诗歌、意大利现当代文学。

^① Alison Sharrock, 'Womanly Wailing? The Mother of Euryalus and Gendered Reading.' [J]. EuGeSta. 2011, p.80.